



这片湖，叫微山湖。
微山湖在一首歌里。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重返”这片湖

赵政

老歌永远年轻，以其舒缓、温柔、缠绵的韵律，在众多充满战斗激情的歌曲中，体现出出出机杼的异类气质。歌声起来，每位沉浸其中的歌者，仿佛都有了灵敏的音乐触觉，有了动人的嗓音天赋，有了扬人的精神情操。就连最不擅长歌唱的人，亦敢于忘情地调动五官，陷入如梦如醉的痴迷。

有了第一段的垫底，奠定了整首歌曲的浪漫主义基调。第二段急速地转折为战火纷飞——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铁道线成为杀敌的

战场，扒飞车，炸桥梁，像钢刀插入敌人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节奏及内容的巨大反差，却毫无突兀之感，让人热血沸腾，激情振奋，令人信服地凸显出游击队员举重若轻，手起刀落，笑着寇寇灰飞烟灭的强者气概。

及至年龄大些，开始阅读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她的一段话，有人归类为充满深意的哲学思考，但我偏偏就看作一幅文字勾勒的风景。

无边的寂静，像雾霭一般袅袅地弥漫开去，风停浪静，波光粼粼，偌大的湖面松弛下来，悄无声息地入睡了……”

存留心中心多年的微山湖，洒脱地走出歌曲，以丰饶、娇嫩的浩渺横卧在我面前，是不久前一个还带着灼热，又带着凉爽的初秋天。熟稔而又陌生的微山湖啊，馈赠我一种回归故土般的“重返”。

全身心地拥抱了真切的心中胜地，才知道自己实际的无知。微山湖岂只是一片激荡在无数过来人精神深处的湖面，其体量之大，在广袤的北方大地，无出其右者。

绵不绝的水源，来自黄河、淮河两大流域的上百条河流。京、津、冀、鲁一带的京杭大运河，自一百六十五年前断流之后，微山湖成为大运河事实上的北段开启之地。如此重要的大湖，除却革命岁月留下的红色记忆，显然超出了我单一的想象与缅怀。于是，接下来便有了长达五六天的盘桓。微山湖及四周紧密关联的湖与事，将行程装点出风光无际。

其实，对于这片浩大的湖泊，我最想探究的，依旧是给无数人无限遐想的“静悄悄”。数日下来，自有一番活泼泼的风水在起伏、荡漾。微山湖以远离尘嚣的背景，不动

声色地营造出任城区、汶上县宽街窄巷安居乐业的社区新貌，营造出湖中南阳千年古镇的市井画面，营造出湖西鱼台县数十万亩优质稻田的生态色彩，营造出湖西北梁山铁路与运河联运的时代交响。

带队的马姓才俊，其兄寓居京城，为画坛高手。在鱼台市民中心的博物馆里，悬展着“高手”一幅微山湖的磅礴大画，苇叶摇曳，鱼儿腾跃，水鸟掠过……立足画前，微山湖的宁静延伸得无限悠长。细看四周的参观者，无论成人，还是孩子，快乐写在每个人的脸上，这让你毫无疑惑，心爱的土琵琶与动人的歌谣，组成的曼妙音符，会随时回旋在他们心上。

黄昏时分的微山湖畔，夕阳血红，流光溢彩，轻风拂面，虫鸣入耳，远离纷扰，心无凡忧。翌日便将踏上归途，但我们确信，与眼前这番无边天籁，只是暂别，一定后会有期。轻声的，有人唱起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其实四围气氛早已渲染出瓜熟蒂落的前奏，引领朋友们不约而同地应和开来，既有独唱的倾吐，又有男声、女声、高声、低声的策应，唯有尾声久久不肯到来，不停地排列组合，以致物我两忘，欲罢不能。终于，彼此发现，竟然都含了闪闪泪光。

每年初冬，我都会去徐家汇邮局订阅来年的两份新民晚报。一份是我给女儿的，一份是我孝敬妈妈的，我们全家都是夜光杯的粉丝。我当了三十年的忠实读者，从来没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夜光杯的作者，并由此诞生一连串的喜悦。

起因就是今年的教师节，夜光杯副刊的知名栏目“十日谈”刊发了我的文章

奉献精神和教育思想，10月30日上午，王荣华教授特地率上海教育基金会的多位专家一起光临乌南，传递并指导我和老师们学习于漪回信。

于漪前辈在回信中，首先对我和乌南给予了积极鼓励。接着，她就指出：教育是高难度的工作，因为她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基础教育、学前教育，面对的是青少年、未成年人、儿童乃至幼儿，教育工作者需要用心、细心、精心、耐心，来不得半点马虎与疏忽。她还强调：“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宝贝、国家的宝贝，都有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都应赢得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为此，教师就须努力提高自己的德、才、识、能，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锤炼自己立德树人的大基本功。”这是我首次接触“大基本功”概念，很受触动！

缘起夜光杯

龚敏

家喻户晓的夜光杯，社会影响力实在惊人。我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徐汇教育党工委副书记姚黎红、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洪民荣研究员和多位教育界同仁的鼓励。洪民荣研究员也是夜光杯的粉丝，他建议我以乌南幼儿园园长的身份致信于漪：既是作为礼节把刊发了我文章的晚报赠送给前辈，同时又能够得到指教。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斗胆给人民教育家写了封请教信。但如何给于漪前辈呢？洪民荣又推荐我去拜访当年率先推崇于漪教育思想的上海教育界老领导王荣华教授。王荣华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耐心地听取了我在夜光杯写作的缘由和致信于漪前辈的诉求。

让我意想不到的，老领导自己还为我的信再专门致信人民教育家，并且在信中高度评价乌南是一所“重研究、勤实践、争上游、有特色”的幼儿园。落款时间则是今年的9月28日，即双节的前夕。

人民教育家于漪真的给我回信啦！为了表达对她的敬意和更好地弘扬她的

于漪前辈在回信中，首先对我和乌南给予了积极鼓励。接着，她就指出：教育是高难度的工作，因为她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基础教育、学前教育，面对的是青少年、未成年人、儿童乃至幼儿，教育工作者需要用心、细心、精心、耐心，来不得半点马虎与疏忽。她还强调：“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宝贝、国家的宝贝，都有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都应赢得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为此，教师就须努力提高自己的德、才、识、能，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锤炼自己立德树人的大基本功。”这是我首次接触“大基本功”概念，很受触动！

而让我们尤其感动的是，于漪前辈还谦虚地说：“我做了一辈子教师，深感自己的师德、师能与党的要求、人民的期盼有距离，故而锲而不舍地努力，一辈子学做教师，不愧对亲爱的学生”。这是多么崇高、瑰丽的情怀啊！

关于目前我们有所困惑的劳动教育课题，于漪前辈是这样指点的——幼儿的劳动还要在快乐与求知中进行，在激发兴趣、探究新知的过程中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她还提醒我们，“劳动，特别要注意安全”。这对我们来说，是个莫大启发。

人民教育家于漪回信的落款时间，是10月14日。而王荣华教授10月30日向我郑重传递回信时，还伴随着一本最新出版的图书《红烛于漪》。扉页上签有清秀、遒劲的于漪前辈墨宝。我想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难忘的时刻。

衷心感谢我和夜光杯的缘分，我会更多爱夜光杯、爱上海。

微信

蔡旭

有的人失联了50年，有的人失联了40年，有的人失联了30年，有的人失联了20年，失联最短的那个人，也有10年了。

这些天，突然一下子回来了。他们说，是我终于回来了。潜在水里多年后，突然一下子浮起来。睡在梦里多年后，突然一下子醒过来。许多人许多事，跟着我一串串醒来了。我迁走的那些地址，走过的那些欢乐与哀伤，一个个一幕幕醒来。

漫长旅途中，不断上车下车的旧雨新知，都在站台上等我。一些我在梦中寻找的人，一些我不愿想起的事，在时空里绕来绕去，终于又绕回来了。不是一时间回来，也不是一齐回来。而是一个拉一个回来，一个接一个回来。一个个散失的人，现在手拉手，排成队，不禁百感交集，把悲喜混为一谈。不是哪个人的功劳，哪个人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靠着这个人盯着，天天捧着，爱不释手，晨昏颠倒的物件，叫做手机。多亏这个把天涯变为咫尺，把漫长变为瞬间，无所不能无所不能，让旧友与往事迅速集会的物品，就是微信。

九九重阳步步高（剪纸）

李守白作



陆小曼在上海的居所

李思源

读了9月20日夜光杯《陆小曼故居地寻踪》一文后，想谈一个经常被混淆的问题，那就是陆小曼在上海的居所。

在旧环龙路（现在的南昌路）136弄“花园别墅”11号，有“徐志摩故居”的铭牌。上面记有徐志摩“1927—1928年间偕陆小曼居住于此”“2005年列为卢湾区登记不可移动的文物”。据地方志的资料，这房还是陆小曼出的钱。顺便说一下，当时大名鼎鼎的翻译家傅雷也住在同一条弄堂里。

在南昌路茂名路口东南角的花园里有一尊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塑像，下面有记事铭牌，写有印度诗人泰戈尔“曾三次到访上海，与中国诗人、首次访华时的寓所翻译徐志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两次在徐的寓所居住。现南昌路136弄11号即为徐志摩的当年寓所之一”。不过，铭牌上没有明确说明泰戈尔是否住进南昌路，经常会有人误以为泰戈尔就是居住在南昌路徐家。

这是绝无可能的，因为泰戈尔第一次访华是1924年，第二、三次访华都是1929年，时间都在1927—1928年的范围内。

有材料称泰戈尔第一次在上海是住在“沧州饭店”（现在的“锦沧文华大酒店”所在地），但未见有力的证据。后两次是住在延安中路913弄“四明邨”里，即徐志摩安排的地方，这倒是确有实证的。该弄原是“四明银行”高级职员的寓所，三上三下中西合璧，原则上一户一幢。北端弄口对着“哈同花园”，即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南端路口在巨鹿路上，风格和南京西路的“静安别墅”很像。许多史料中都说徐志摩和陆小曼把泰戈尔安排在四明邨自己家中，现在弄口的“文化名人榜”标牌也可以佐证。

这种说法可以说对，也“可商榷”。泰戈尔因徐志摩住进四明邨不假，但这房子是否是徐和陆的私邸却非常值得商榷。查三十年代著名海上现代派诗人邵洵美作品系列中的《儒林新史》，在第27节“猴子王”里有徐志摩特地向邵洵美介绍“阿德哥”的情节，并说：“我和小曼就住在他家里。”这位“阿德哥”何方神圣也？“阿德哥”大名，字德生；用徐志摩的原话来说：“他是圣经专家、东吴法科的‘猴子王’。”吴经熊和徐志摩有很深的同窗厚谊，因此徐和陆借居在吴经熊“四明邨”的府邸，是没有产权的。

随着徐志摩的去世，陆小曼的生活来源也成了问题。她不免“寄人篱下”，搬进了延安中路1157弄“福熙坊”35号三楼，就是现在“静安公园”北门对面的弄堂里，不过按地段和房子结构来说，这房在上海始终属于上乘之列。著名文人章太炎、彭星胡蝶都在“福熙坊”住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福熙坊”弄堂底就是我的母校“圣芳济中学”（后改为“时代中学”），我们在校谈及有人看不起我们这种“弄堂学校”时，一些老师和工友就会大声地反驳：“这条弄堂里住过章太炎、胡蝶、陆小曼，伊拉晓得勿晓得？”

陆小曼于“福熙坊”35号终老。

不但给你时间，还为你准备了杯啤酒，坐上大半天。在我看起来像发呆。更有甚者，在旅馆的酒吧，你早上看到一个人在阅读一本书，你外出回来，他还坐在那里。从他一脸悠闲的神态看，我肯定他不是在做

度假和旅游：在出世和入世之间

黄为忻

度假和旅游，在出世和入世之间。这，都会引起我的诧异：不就是看书吗，何必跋山涉水，还加上花钱！

我每每出去旅游时，却看到的是另一种休假：一个人在海边，对着蔚蓝大海，喝上一

我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同事就拿出他的精美记事本，问我的假期计划，以便与他的协调。往往是年初，同事们已经预定好这年要到哪里去。早早订好了机票，订好了旅馆，这样就便宜。有的带着小，有的带着老。在某一山清水秀的地方，山水让人物我两忘。或者，就在蔚蓝海岸线上，让太阳直晒赤裸的身体！

我开始并不很理解这个度假的重要性。我的朋友告诉我，顾名思义，休假，也就是让你什么都可以做，什么也可以不做。

我每每出去旅游时，却看到的是另一种休假：一个人在海边，对着蔚蓝大海，喝上一

方，贴近天和地，跳出自己的日常角色，放空自己，这是一种自我洗刷，为的是再出发。为什么要度假？那是要找回自己的内心，或者内心的自己！于是，有的回来以后，搬了房子。有的回来以后，辞了工作。也有的回来以后，和妻子分手了。我于是明白了，度假不是看热闹。它跟旅游不一样。它是让你

有一段时间，让你的心和日常生活脱离开来，想一想，下一步人生应该怎么走？

这是入世和出世的交替。这入世和出世的交替其实很重要！

我们天天在滚滚红尘当中，被惯性推着走，而自己的身体也停不下来，内心的声音就听不见了。到时候停下来，回头一看，或者走得太远，或

者走得太快，没有把两岸的风景，看得明白；没有把人生的真谛，理解得透彻。更有些人，匆匆到了末路，慨叹此行成空！

所以说，我们老得太快，明白得太晚。欧洲这种入世出世的交替，当然有它的高福利的背景。但可惜的是，有的人到了温饱之后，还继续沿着原来的轨道狂奔！

我于是明白，人有时候确实需要去度假，去找一个地方来回答那些哲学的诘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到底缺什么？我到底要什么？

毕竟，每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一样。毕竟，不同的时间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不一样。而这些问题答案的总和，会带我们去那个被叫做“幸福”的地方！



时尚